

翰墨風流

葉揚著



葉揚 著

中華書局

翰墨風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翰墨風流 / 葉揚著. -- 北京 : 中華書局, 2014.8
ISBN 978-7-101-10309-0

I. 翰… II. 葉…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國-當代
IV. I267.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54753號

書 名 翰墨風流

著 者 葉揚

封面題簽 安迪(陸灝)

特約編輯 安迪(陸灝)

責任編輯 朱振華

裝幀設計 許麗娟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今日風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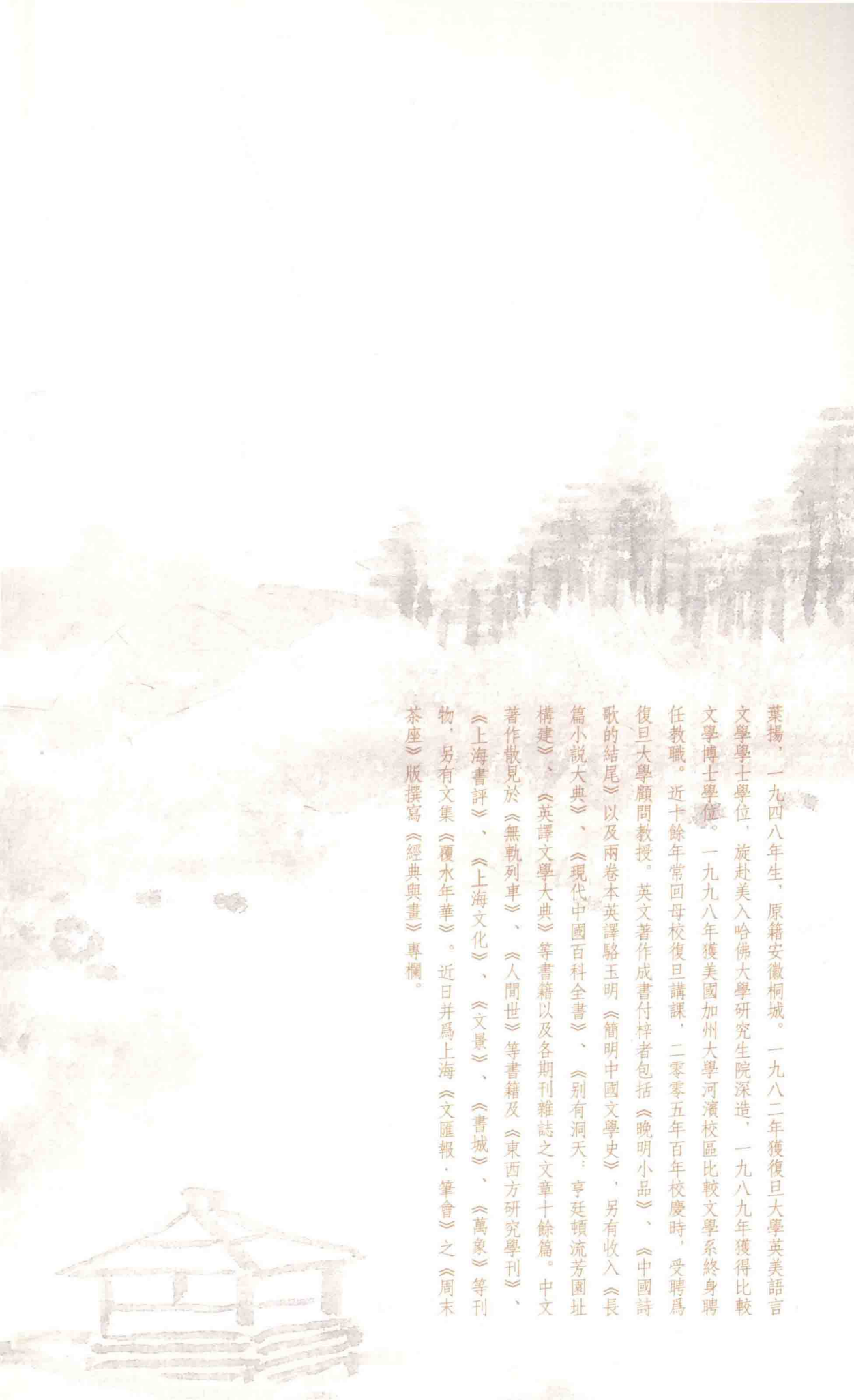
規 格 開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張 5 插圖 35

印 數 1-2000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0309-0

定 價 96.00元



葉揚，一九四八年生，原籍安徽桐城。一九八二年獲復旦大學英美語言文學學士學位，旋赴美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深造，一九八九年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九八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比較文學系終身聘任教職。近十餘年常回母校復旦講課，二零零五年百年校慶時，受聘為復旦大學顧問教授。英文著作成書付梓者包括《晚明小品》、《中國詩歌的結尾》以及兩卷本英譯駱玉明《簡明中國文學史》，另有收入《長篇小說大典》、《現代中國百科全書》、《別有洞天：亨廷頓流芳園址構建》、《英譯文學大典》等書籍以及各期刊雜誌之文章十餘篇。中文著作散見於《無軌列車》、《人間世》等書籍及《東西方研究學刊》、《上海書評》、《上海文化》、《文景》、《書城》、《萬象》等刊物，另有文集《覆水年華》。近日并為上海《文匯報·筆會》之《周末茶座》版撰寫《經典與畫》專欄。







小引

我們老葉家，在我父親（諱葱奇）這一房，有個「傳統」，就是我們七個兄弟姐妹，每人從小就從父母那裏得到一本「紀念冊」作禮物，可以請我們家的諸多親友，在裏面題詩作畫。一開始，因為我們年紀小，

「面子」不够大，所以這請人留下墨寶之事，實際上往往是由父親親自出馬的。大哥葉治（字世將）長我廿四歲，大姐葉嬰齊（字端臨）長我廿歲，他們兩位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生人，在三十年代度過他們的童年，在四十年代求學、成長。所以在他們的紀念冊裏留下手澤者，大多是父母的親友，甚至是父母的前輩，其中有好幾位，在民國的歲月裏堪稱一代翰墨風流，彌足珍貴。到了我們年齡較小的幾個，其生也晚，沒有能趕上那些老前輩們。加以世事變遷，白衣蒼狗，所以我們的紀念冊中，大多以親戚和自己的朋友、同學為主，就遠遠不能跟大哥、大姐的珍藏相比了。大哥的紀念冊屬於「袖珍型」的那種，現在坊間好像難以找到了。它高十一釐

米，寬七點三釐米，雙開的頁面寬達十四點六釐米。大姐的那本，稍微大些，高十七釐米，寬十一釐米，雙開的頁面則寬達二十二釐米。這兩本小冊頁，紙質均屬上乘。

活到了計算機時代的一大優勢，就是掃描技術已經進入千家萬戶。大哥駕鶴西歸，常常還讓我感到椎心之痛，細想想却已經過去好多年了。如今我徵得了大嫂儲濱美和大姐的同意，將他們珍藏的紀念冊中的書畫冊頁掃描下來，再加上手邊其他一些零星的藏品，不揣淺陋，分別配上一點紀念的文字，主要着墨於這些人物與父母、兄姐，甚至是祖父（諱玉麟）、外祖父（鄭太夷，諱孝胥，號海藏）的淵源，希望能與會心的讀者分享，姑且也算是對於那個逝去的年代的一種一鱗半爪的追憶吧。

墨菜好客以當時遠路招
邀敢復期相餉冰盤難取
果菜難荔子帶猩皮名果吾
鄉如荔支白園蔡譜世爭知
記從買夏西禪寺四百青蚨
恣朵頤千里儲鮮好護持紅
塵一騎不須馳橫空火鳳居
雲裏裁得虬珠落浦湄露
作衣裳玉作肌宋家多味整
人思回頭五十年前事破曉
清園摘露枝

墨菜詩多邀咬福州荔友
航空稿流在茲御園風味

端臨世叔寫齋作

志鈞時年七十



目錄

小引

- 一 博聞洞觀：記林志鈞
- 二 經學餘韻：再記林志鈞
- 三 「溫粹世難求」：記夏承詩
- 四 「畫到梅花不讓人」：記高時顯
- 五 「穆如清風」：再記高時顯
- 六 生日禮物：記高時顯贈余紹宋硯
- 七 「疏通博詣」：記夏敬觀
- 八 「墨色搜尺幅」：再記夏敬觀
- 九 一代狂士：記沈覲安
- 十 無一俗筆：再記沈覲安
- 十一 「董鬼入腕」：三記沈覲安
- 十二 「平生至性殷肝腸」：記李宣龔
- 十三 一生相契：再記李宣龔
- 十四 「直輕東閣貴，不受北山移」：記譚澤闓
- 十五 「獨醒庵」主人：記寶熙
- 十六 「一代英雄」：記郭雲觀
- 十七 「美」：記周煦良

十八 輯成《書說》：記叔父葉百豐

十九 「只是遠離，不是死別」：再記叔父百豐

二十 「觀帖可以下酒」：記大伯葉慧曉

二十一 培成名師：記林舉岱

二十二 培成教務長：記曹未風

二十三 漫畫大師：記張樂平

二十四 百步街深宅：記程有慶

二十五 「風味陶彭澤，歌辭陸放翁」：記外叔祖鄭孝樾

二十六 《九三年》的譯者：記鄭永泰

二十七 「童稚結習」：記祖父葉玉麟山水

二十八 「誰憐靜對勝常人」：記父親葉葱奇墨竹

二十九 「朱衣君子獨立風前」：記父親畫朱竹

三十 「游心洽性天」：記大姨父金邦平

三十一 「一坨扶海足躬耕」：記張謇

三十二 「高歌驚海若」：記黃遵憲

三十三 龍樵墨戲：記蕭瑟

三十四 「弢庵門下士」：記黃懋謙

鳴謝（代跋）

一 博聞洞觀：記林志鈞

林宰平（名志鈞，一八七八—一九六零）先生，福建閩侯人，去日本留學專攻法學，回國後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長，後來又曾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哲學。他是我母親（鄭氏，諱文淵）的同鄉，從外祖父的日記上知道，早先他常去海藏樓做客，外祖父長他十八歲，跟他算是忘年之交。外祖父去世後，他雖長我父親廿六歲，却與父親兩相契合，成為新一代的忘年之交。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父母携全家寓居天津，有時來往於京、津之間，據大姐回憶，當時宰平與父親常有來往。父親的詩集裏，卷四和卷五中各有題贈宰平的詩作，前者是爲他祝壽的兩首五古《贈宰平》，作於我出生的一九四八年，後者爲七絕二首，題作《宰平屬題雙紅桑館圖》，作於一九五零年。四十年代中葉以後，我們全家又回到上海，在海格路寓所住下。讀張中行《負暄瑣話》中的記載，可以知道宰平也在一九四八年春天離開北京南下，一直到一九五零年晚秋才又搬回北京。所以父親的這些詩篇，應該就是作於這三年之間，他們大概常有往來，但是我當時年紀太小，如今已經毫無印象了。父親在《題宰

平》的第一首中，對於他這位「博聞」、「洞觀」的老友的學問、爲人，有甚爲詳細的描摹，茲將全詩抄錄如下，裨補野史之空白：

先生造物徒，博聞乃餘事。軒冕偶一撝，長作墮甌棄。洞觀達萬匯，何止淡名利。惟有讀書心，少遠老不異。百家溯秦漢，玩索窮三易。游觀際瀛海，強識周衆類。點勘著述餘，簡帖復深邃。平生惜寸晷，坐起勤省記。接人如春風，律己如嚴吏。俗士壽百年，所得才一二。歌舞疲荒嬉，米鹽困憔悴。惟君躋耄耄，真乃足爲瑞。持此以壽君，亦復非君意。但喜目力强，一笑書細字。

宰平給我大姐紀念冊上所留手澤，標明時年七十，當爲一九四七年。所書七絕四首，是應另一位同鄉李拔可（名宣龔）先生邀請、品嘗家鄉捎來的荔枝之後所寫，大概總是自己得意之作。

臧玉林先生為諸生三十年未嘗
一日不讀經例有所得即記於間附他
說積久成三十卷名經義彙記大抵深
於漢唐訓詁之說太原閻氏一見驚為
學識出眾儒陸孔之上先生不求人知
他人亦喜其老後九十餘年而元孫
鏞堂抑堂以經學見名于時其書始
刊行第各條隨所得先後未嘗編次
余于甲戌夏日為纂一目曰易曰書
曰詩曰春秋曰左傳曰公羊穀梁曰周
禮曰儀禮曰禮記曰大戴禮曰論語曰
孟子曰孝經曰爾雅曰音訓而以雜論
終焉每條下各注原委次第以便有
檢然二十餘年未及能細讀此書也

歸隱書齋記一則

世將世先雅馬

林志鈞



二 經學餘韻：再記林志鈞

林宰平先生這裏爲我大哥以細筆小楷書寫的，是錢泰吉（一七九一—一八六三）的《曝書雜記》中有關臧玉林（名琳）及其所著《經義雜記》的一段。錢氏字輔宜，號警石，一號深廬，嘉興人，所著《曝書雜記》，記叙平生所見各類書籍的要旨、體例、版本、校勘等等，其他學者的校讎工作，以及諸家抄、刻、收藏書籍的情況，是一部信息量大、體裁頗爲獨特的筆記，歷來被學界視爲校勘學、文獻學的重要著作。父親在《贈宰平》一詩中稱贊他「點勘著述餘，簡帖復深邃」。按宰平著有《甲秀堂帖考》，其中部分曾發表於我叔父百豐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主編的《群雅》雜誌之中，又留有綫裝《北雲集》，詩、文各一。校勘是宰平生平所好，《曝書雜記》當爲他長置案頭之書。又宰平與梁任公（啓超）是知交密友，兩人曾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任公逝世前，交代家人委托宰平整理其遺著，《飲冰室合集》之出版，即由宰平主其事。任公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說，臧玉林的《經義雜記》之所以應該「另眼相待」，

因爲它是一部饒富乾嘉精神的康熙初年作品，可見梁、林對此書都有興趣。想來兩人雖然生平從事都在其他領域，但是清季蔚爲大宗的經學，其流風餘韻，在他們身上都還能見到。

宰平在北大教哲學，金岳霖、張中行、吳小如、沈從文等人的回憶文字中對他都有所描述。宰平原配梁氏，一九二九年過世，生有一子林庚，日後亦成爲北大中文系教授，但是父親從未提到過他，大概並不認識。大姐回憶，我們家住在天津時期，宰平與其繼配沈夫人常同來走動。小姐姐葉逢在天津出生後，沈夫人還特地來送了一對上面織有小雞圖樣的圍嘴。《北雲集》中有一首五律《葱奇寄詩次韻答之》（第五十六頁）。遍覓父親詩集，却找不到這樣一首寄給宰平的五律。看來父親自己手書編次，後來由大哥抄錄裝訂成冊的詩集，還有遺漏。據葉逢的回憶，父親有一些詩，寫好了以後就抄寫在當時的日記裏，後來日記在「文革」初期付諸丙丁，以致這些詩未能保存下來。



世將世无相
夏承诗



三 「溫粹世難求」：記夏承詩

父親諸友中，我最熟悉的就數夏幼達（名承詩，一九零九—一九七七）先生了。父親長他五歲，但是自有記憶開始，我見到了總是稱呼他「夏伯伯」，他總是笑嘻嘻地叫我一聲「世兄」。他身材不高，舉止儒雅，圓圓的腦袋，臉上永遠是和顏悅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深沉渾厚的嗓音。當時私下猜想，他要是開口唱歌，一定非常好聽。幼達的父親劍丞（名敬觀）先生，是祖父、外祖父的摯友，所以幼達跟父親算是通家世交。看陳誼所著《夏敬觀年譜》，幼達出生於宣統元年正月（一九零九年二月），初名承宣，同年過繼給堂伯父達齋（名敬敏），改名承詩。父親詩集中，最早題贈幼達的是卷三裏的兩首七律，分別作於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兩年，都是次韻酬答幼達的，未知幼達的後人可曾將原詩保存下來？「文革」期間，大家不便來往，父親想念幼達，在一九七零年，還寫了一首五律《寄懷幼達》，其頸聯為「寸步悲難見，危魂嘆屢驚」，因為幼達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就是乃父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卜居遷入的「靜村」舊居，離我家不遠。十年浩劫之後，兩位老友歷經磨難，重新來往走動。沒想到未隔許久，幼

達患上喉癌，手術後父親去看他，他已不能說話，兩人只好筆談，不久他就去世了，父親非常難過，寫了一首五律《哭幼達》，首聯化用《論語·雍也》的典故，領聯標舉幼達溫柔敦厚的人品，頸聯回顧兩人一生的交誼：

斯疾一何虐，斯人墮冥幽。

才華時可遇，溫粹世難求。

契合從青鬢，艱虞到白頭。

已枯雙眼淚，沸涌為君流。

幼達攻讀化學，在製藥廠任工程師，並不以詩文書畫知名於世。然而他跟父親交談，話題總不離詩詞舊學。《李宣龔詩文集》卷末《碩果亭看花酬唱集》有幼達七律一首，題作《次墨巢年丈看花韻》，觀其功力，一般治科學出身者難以望其項背。他的這幅山水冊頁雖為遊戲筆墨，可是畫面中心聳立着一座不見峰頂的「斷山」，頗具創格，設色淡雅，題辭的一筆小楷也圓熟可喜。



14.6×11cm